

清代蜀中名医刘福庆、刘莹治学思想探析

高峰 官菊梅

【摘要】《医录便览》乃清代四川三台名医刘福庆、刘莹父子二人合力完成之作。从全书可见,刘氏学宗经典,且博采众家之长,不但吸取了诸家的学术思想,还参以本人学习心得和临床经验对一些医著进行评述。然刘氏治学,对前贤的学术并非全盘接受,而是立足临床疗效,批判地予以继承,甚至对一些似是而非的问题直抒己见。正因为刘氏父子求真求实,善于继承中创新,才造就了他们深厚的中医功底。进而随着临床的洗礼,阅历的丰富,学术思想日臻成熟,对许多病证体会深刻、见解独到,在四川三台医学界独树一帜。

【关键词】 医录便览; 刘福庆; 刘莹; 治学思想

【中图分类号】 R249.2/.7 【文献标识码】 A doi:10.3969/j.issn.1674-1749.2017.03.028

刘福庆、刘莹父子是清代四川三台名医,二人倾注毕生心血所编撰的《医录便览》是一部篇幅较长、内容丰富的综合性医学著作。书中对前代文献内容有较多引用,并对前贤学术思想有选择地辑录或评述。笔者在整理全书过程中发现,刘氏父子不但继承了《内经》《难经》《伤寒论》等经典著作的学术思想,还博采朱丹溪、张景岳、赵献可、陈修园等众家之长,并结合自身临证体悟加以理论阐发,从而形成了自己较为独特的学术观点。本文就《医录便览》所载对刘氏父子的治学思想作一探讨。

1 学宗经典、博采众家

中医药学博大精深,医书浩如烟海,如何才能窥其门径,治学其间又不失偏颇呢?历代著名医家大多从经典入手,把医学经典作为治学的基点,穷原竟委,且旁参诸家以条贯之。故重视经典、博览群书是古代名医成长的共性之一^[1],刘福

庆、刘莹父子亦不例外。《医录便览·王序》就言:“吾邑明经刘莘田先生,家世积德,尤邃于医,凡《难》《素》之经罔不读,张、孙之方论罔不习。”^[2]刘福庆在书中也多处引用《内经》《难经》等相关经文,如《医录便览·卷首》望色开篇即引《难经·六十一难》内容:“经曰:望其五色以知其病。”随之引用《灵枢·五色》相关经文:“《灵枢经》曰:以五色命脏,青为肝,赤为心,白为肺,黄为脾,黑为肾。”在《医录便览·鼻病方论》引用《素问·金匱真言论》:“经曰:肺开窍于鼻。”诸如此类,在书中比较常见。此外,书中还多处提及《伤寒论》条文与方药,仅在文字上略有出入,如“百合病,已发汗后又复,用百合、知母等分”“《金匱》甘麦大枣汤,治脏躁善悲如癫狂状”“仲景先师加味建中汤,以治痹往往有效,特附于此”“或用黄芪建中汤加味与服,此《金匱》治虚怯痹症之秘旨也,以之挽回此症大妙”。并一再申言:“业医之士,宜熟读《金匱》及诸家注疏,并博采诸大名家书以资见解,方深造而有得。”可见刘氏学术源出经典,遵循古法,编撰医书不忘提醒业医者应当从《内经》《难经》《伤寒》《金匱》等经典入手,“只要熟读精思,加以阅历,庶可得其要领”。

同时,刘氏父子又博采众家之长,不但吸取了诸名家的学术思想,选择性地辑录前人学术成果,还参以本人学习心得和临床经验对一些医著进行评述。如在《医录便览·痹

基金项目:四川中医药协同发展研究中心重点项目(zx15004);四川省中医药管理局项目(2016C070)

作者单位:621000 绵阳,四川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中医系

作者简介:高峰(1978-),博士,副教授。研究方向:历代医家临证经验。E-mail:gfl07@sina.com

察杂方》引用前贤观点：“张景岳谓：人身阴常有余，阳常不足。朱丹溪谓：人身阳常有余，阴常不足。陈修园治癆方论，随宜施治，并不拘于一格，是谓得之。”在《医录便览·三消方论》中以《内经》经文解释何为三消：“经云：渴而多饮为上消，消谷善饥为中消，口渴小便如膏或频来不禁为下消。”次引赵献可观点阐述机理治法：“赵养葵又云：人之水火得其平，气血得其养，何消之有？惟摄养失宜，水火偏胜，津液枯竭，以致龙雷之火上炎，熬煎既久，五脏干燥，令人四肢瘦削，精神倦怠。故治消之法，无分上下，先以治肾为急，六味丸、八味丸及加减八味丸随症酌用，降其心火滋其肾水，贝渴自止矣。”疝气方论则师法朱丹溪，使用吴茱萸、梔子，“盖吴茱萸散寒，山梔清内热，二者并行，丹溪心法也”。噎膈反胃方论则宗陈修园，提出：“此症陈修园先生《时方妙用》论极精详，不能备录，须细心参阅。”在论及眩晕病时，采摘诸家，认为：“《内经》责诸肝木，以风木主动故也。朱丹溪重在痰火，主以清晕化痰汤等方。”对疮疡治法，推崇《医宗金鉴》诸书，提出“疮疡自有专科，如《医宗金鉴》《医学正宗》所载极详，不难考察”。对临产妇推荐《达生篇》一书，认为“人宜时常观看解说，富贵之家尤当熟讲”。痘症方药采用庄在田《福幼篇》补中益气汤、荆防地黄汤、大温中饮、六味回阳饮四方，并加以评述：“以上四方出自庄在田的《福幼篇》，渠虽不知医，自言以此治多验，但宜审其小儿果属虚证方用。至于药味分两，必尽妥当，随岁数之大小，以定轻重可也。”对中诸药毒的治疗则师法《医学便考》，“若咽喉干燥难吐，可饮清茶或冷水半杯，然后用发搅之，无不吐矣，此法出《医学便考》”。足证刘氏父子不但是博览各家方论，还在深刻领悟前人学术思想的基础上加以继承。

2 立足临床、批判继承

然而，刘氏父子并非只局限于理论研究，他们还精于临床，对前贤的学术并非全盘接受，而是立足临床疗效，批判地予以继承，故对许多病证的认识有自己独到见解。如刘福庆虽推崇陈修园，然在《医录便览·瘟症方论》论及达原饮一方时，认为“此方出吴又可，众论所宗，陈修园独斥之，以余目见耳闻，亦觉以此治瘟屡有奇效。但黄芩起首勿早用，因时疫亦多有微杂风寒者，恐敛住邪气，为害非浅，不如俟一、二剂后，当用始用。起首另加薄荷、粉葛、苏叶、苍术、牛蒡子等药二、三味，以消秽浊而助正气，更为稳当”。可见，刘福庆即使面对自己敬佩的陈修园，也不盲目遵从其学术思想，而是通过临床加以验证，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。又如刘莹在点评当时颇为盛行的《倪涵初症痢三方》时说：“师言痢不分红白，总是热毒，近有刊倪涵初先生症痢三方，其治痢多用凉药何如？余曰：倪公主方非常医所及，微惜方内当归、白芍钱分太轻，滋濡运动之效必迟。至起手便用黄芩、地榆，尤觉有弊，何也？痢疾多由风寒秽浊夹杂，早用黄芩清敛肺腑，则外邪无出路。早用地榆收敛肠脏，则内毒亦无出路。深历斯道者，必自知之。又倪症方，亦早用黄芩，医者宜审。”正如诸名家所言，中医一旦脱离了临床，它就失去了生命力^[3]。

此外，刘氏父子个性率直，敢于大胆评述当时流行诸书，

甚至对一些问题直抒己见，言语真挚。如刘福庆在《医录便览·喉风方论》批判《七十二喉症》“此症方书或称喉风、喉痹、喉癰；或称外缠喉、内缠喉及从蛾、单蛾；喉中生珠、生瘤、生块种种名色。尤可恶者，《七十二喉症》一书，无限葛藤，使人迷惑，无从施治，决不可从”。再如对《寿世编药方·齿痛》书中用方的批判：“近有《寿世编药方·齿痛》一症，用升麻、青皮、生地、牡丹皮、当归、细辛为主。上牙门痛属心火，加黄连、麦冬；下牙门痛属肾火，加黄柏、知母等法，世俗奉为至宝，而屡试鲜应。或以问余，余曰：齿病有数种，风、寒、虫、火、虚是也。风、寒较多，虫、火次之，虚又次之。是方未明其理，动手便错，零星破碎，反增迷惑，慎勿为其所误，如齿痛初起宜酌用。”

在《医录便览·目病方论》中，刘福庆观点鲜明地对几种眼科文献加以批判，如评论眼科名著《银海精微》《龙木论》：“目病原有专科，兹集不能备述，业医道者，详玩自知。至于《银海精微》《龙木论》等作，似是而非，屡用鲜效，不可误信。”并提出自己的见解：“姑以大概言之。目得血则能视，故治目必以补血活血为要。”刘氏明白临床是错综复杂的，故既强调补血活血在治疗目疾中的重要性，但在实际运用时又不局限于此，如刘莹治疗周宗琛案：“两目青盲，医有谓血虚不能养肝者，有谓火虚不能烛物者，屡服归、地、桂、附等药罔效，审其脉，浮部虚细，中沉二部稍可，知为气分之阳不足，非肝血命火不足之故。宜补中益气汤加五味子、蔓荆子、菊花主之。此方能补能敛，妙在酒炒升、柴，清阳之气以达上窍，见效尤速。服至二剂，自觉目光渐炯，又二剂而已，了了如初矣”。在此案例中，刘莹不仅提到了目疾的治疗心得“大凡治目疾，先散风寒，次去翳障血丝，再后始议调补”，还分析了本例的辨证要点：“独此症两目不红不肿，不痛不痒，并无风伏寒凝，血瘀火燥等病。必胶执目疾套方，何异灭烛以入暗多乎！”可见刘氏父子治疗目病并不局限于养血活血，而是以辨证论治为旨归，时时告诫学者不要机械套用前人成方。

3 结语

正因为刘福庆、刘莹通过对经典及历代名家医著的深入研读，能博采众长而不执泥固说，善于继承中创新，才能对前贤学术批判地予以继承，甚至对不实之处加以疾呼痛斥。随着临床的洗礼，阅历的丰富，造就了刘氏父子深厚的中医学功底，使他们对许多病证体会深刻、见解独到，学术思想日臻成熟，在四川三台医学界独树一帜。

参 考 文 献

- [1] 武文, 刘英锋. 古代名医成才经验的共性研究[J]. 中华中医药杂志, 2014, 29(7): 2114.
- [2] 清·刘福庆, 刘莹. 医录便览[M]. 北京: 人民卫生出版社, 2014: 3.
- [3] 熊继柏. 立足临床注重疗效是中医生命力所在[J]. 中医药通报, 2005, 4(6): 7.

(收稿日期: 2016-03-23)

(本文编辑: 韩虹娟)